倾听·人生

记录时代身影 镌刻乡土人生

倾诉你的故事·我们愿意听

扫码阅读更多“倾听·人生”故事

母亲说,今天这腰能挺直了

口述 方江鸿 整理 汪苏洁

我叫方江鸿,淳安县威坪人,56岁。今年秋天,我把年近八十的老母亲,请到了淳安博物馆。展厅里的灯光落在一件件木雕上,泛着温润的暖黄。我陪着她,一件件,仔细看过去。

回家后,她给我打来电话,只说了一句话——“我操心了你一辈子,今天这腰,能挺直了。”

那一刻,三十多年的光阴忽然有了重量。

十七岁那年,一片木屑落进心里

十七岁那年,我站在村里的木雕手艺人方光忠身旁,看他给一位姑娘雕出嫁用的梳妆台。刻刀一推,薄薄的木屑卷着落下来,薄得能透光。我蹲下身捡了一片,捧在手心,还是温热的。

就在那一刻,我心里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

回家后,我跟父母说:“我想学木雕。”父亲放下茶杯看了我一眼:“工作我已经帮你找好了,过两天就去报到。”我没接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学手艺能有什么出息?”我还是没说话,就那么站着。母亲在旁边看着我们俩,也没吭声。

过了好一阵,父亲叹了口气:“真要去?”我点了点头。他没再说什么,只说了一句:“随你吧”那时候的我根本想不到,这条路,一走就是几十年。

跟着方师傅学了两年,木雕的活渐渐少了。方师傅劝我,改学刻砚台吧,淳安有青溪龙砚,总归还有人要。

刻石头和雕木头,完全是两码事。冬天摸石头,寒气直往骨头里钻。十九岁的时候,我双手长满冻疮,又紫又肿,手指都弯不灵活。晚上用热水泡手,又痒又疼,像针扎一样。母亲不多说什么,只等我收工回家,给我做点爱吃的。

手上的伤口刚结上痂,一碰冰冷的石头就裂开,渗出血珠,蹭在砚台面上,拿袖子随手擦一擦,继续干活。我原先以为,往后就靠刻石头过日子了。

没料到兜兜转转,最后还是重新拾起了木雕。

三百块钱,十三个小时,一条没有退路的路

1991年,厂里安排我到杭州参加江南民间工艺展演,现场刻砚台。那次我见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笃纯,他正在雕黄杨木。木料是温润的浅黄色,刻刀轻轻一挑,眼角细微的纹路就显现出来了。再看看我手里的砚台,乌黑、坚硬,摸上去冷冰冰的。

我鼓起勇气问:“王老师,我能不能跟着您学?”他说:“可以,你去乐清找我弟弟王笃芳。”

回家之后,我跟父母说,我要去温州。父亲坐在那里,半天没有说话。母亲走到我身边,只喃喃低语:“那么远。”

不知过了多久,父亲起身走进里屋,拿出三百元钱递给我。“家里能凑出来的,差不多就这些。”母亲看着我想说什么,但终究没开口。后来才知道,我走的那晚,她饭都没怎么吃,一直念叨,地方那么远,不知道我能不能吃得惯。这些事她从来没提起。

从金华上车,我坐了十三个小时的客车。兜里揣着三百块钱,是全部的盘缠,一直小心提防,生怕弄丢。车上人挤人,我心里五味杂陈:这条路,或许能走出一个前途,也可能到头来一无所获。

到了乐清,王笃芳老师话不多,第一件事就是叫我磨刀。具体磨了多久记不清了,只记得手上伤口一层叠一层,旧的还没长好,新的又添上。每磨好一把刀,他接过去看一眼,又递回来让我接着磨。练得久了,刀在磨石上来回推,手上自然拿捏得住力道,不用再刻意去想。

学艺那几年几乎没有收入,日子过得紧巴巴,只能借住在朋友家里。一把刻刀,从早握到晚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手指还是弯着的,像还紧紧攥着刻刀。

在乐清,我认识了我爱人。那时候我一穷二白,外地人,借住在别人家里,全部家当就是一套刻刀和几件换洗衣服。她家人怕她跟着我吃苦,起初并不答应婚事。可她没有退缩,照常来看我、给我送饭。最后还是师傅王笃纯出面,以娘家人的身份,见证了我们的婚事。

成家之后,家里的大小事我基本顾不上。两个孩子,吃喝上学、头疼脑热,大多靠她一个人操持。我成天泡在工作室,赶活时常常很晚回家,到家孩子已经睡了;清早出门,孩子还没醒。

她很少跟我诉苦。有一次我赶参展作品,连着半个月不着家。那天回去,她正在厨房做饭,回头看了看我,只说了一句:“瘦了。”接着盛了一碗汤端上桌。

我有时候想,我这辈子雕了那么多作品,每一件都得花时间。时间从哪儿来的?从她那儿来的。她把家里的事全兜住了,我才有那一刀一刀磨下去的工夫。

后来,母亲也来过乐清。她在工作室里转了一圈,看着木雕,没多说什么。临走拉住我的手,只一句:“手怎么这么糙。”她没有埋怨,也没有说我受苦,就简简单单这一句。她走之后,我坐在工作台前,握着刻刀,久久没能动手。

父母从来不在意我的手艺做出多大成绩。他们不问作品好不好,只惦记我吃得好不好、穿得暖不暖,在外有没有受委屈。父亲2016年离世,在世时,也从没有过问过我的创作。

木头里藏着话,我只是把它刻出来

今年秋天,淳安举办2026创意生活周,邀请我回去。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

对接后,县里在博物馆为我安排开展仪式,展出我的58件作品。我把快八十岁的老母亲接到现场,让她坐在我身旁。那天我陪着她,看着这一件件作品,她没说什么。

回去之后,她打来电话:“我操心了你一辈子,今天这腰,能挺直了。”

她明白,儿子做的这件事是有价值的。那一刻,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坚持,有了温暖的回响。

我的木雕,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。像《幸福时光》定格了三代人田间收粮、祖孙私语、儿子载着母亲骑行的画面,都是扎根在我童年里温暖的记忆。此外,还有《天下为和》《红色印象》等各类题材的作品,承载着不同情思。

落刀雕刻时,心定手稳,把转瞬即逝的温情刻进木纹,让美好长久留存。

木雕创作,从来不是仅凭心意雕琢,更要懂得敬畏木头本身。黄杨木生长缓慢,良材难得,废料也很珍贵。

一年深秋,一池枯荷触动了我——蜷曲残荷的气韵,恰和那些纹理杂乱、无法雕刻人物的木料相通。我顺着天然纹路下刀,保留木料残缺本真的样貌,意外生出独特韵味。这也成了我黄杨木雕上一次得到同行认可的创新。

每块木头的纹路都是独一份的,如同每个人独有的故事。我从不用刻刀强行塑造模样,只是耐心发掘木头内里本就藏着的生机,把它雕刻出来。

我与刻刀相伴三十余年。一件复杂作品常常要耗费大半年时光,日日与同一块木料相对,心浮刀便不稳,唯有沉下心,方能品味雕琢的乐趣。早年创作我追求造型精巧繁复,年岁渐长,我更愿意去雕刻那些看不见的东西——人的情绪,作品的意境。

这些年,我也收过十几名徒弟。收徒之前,我只问三句:喜不喜欢木雕?能不能吃苦?耐不耐得住清贫?时代不停向前,我清楚木雕手艺或许会遭遇新事物的冲击。漫漫时光里,倘若能留下一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美感,就够了。

我从来没有宏大的志向。十七岁那年一次动心,从此爱上木雕。一晃三十多年,一路有苦有累,也有感动和幸运,心底这份热爱一直没变。我很庆幸,到现在还能握紧刻刀,在木头里寻一份安宁、一点欢喜。

能一直雕下去,就很好。

读稿人语

展厅的灯光斜斜落在木头上,木纹被照得一层一层亮起来。方江鸿站在自己的作品旁,声音不高,讲得慢。他不像在介绍艺术品,倒像是在讲一个个老熟人——哪一块木头脾气倔,哪一道纹路藏着故事,哪一刀刻下去的时候,都带着故土山水温度。

三十多年,他从一个蹲在师傅脚边捡木屑的少年,走到今天。中间隔着一双长满冻疮的手、三百块钱的盘缠、十三个小时的颠簸车程,还有无数个深夜里弯着的手指。他没说“坚持”,也没说“热爱”,他只是说:木头会说话。

可木头不会自己开口。是有人在它身上花了几十年,一刀一刀,把自己的日子也刻了进去。

这个秋冬,如果你走进淳安博物馆,不妨在这些木雕前多站一会儿。它们不说话,但每一道刻痕里,都藏着一个手艺人的半生。